

风物咏

仙山之祖

秋实

这里有一座山，屹立在黄海之滨，主峰海拔九百二十米。于其上，可望东溟，这就是烟台的昆崙山，素有“仙山之祖”的美誉。

山里有一座麻姑殿，从前住着一位神仙，人称麻姑。

传说，麻姑于昆崙山修炼，得道成仙。东晋葛洪所著的《神仙传》中云：东汉桓帝时，应王方平之召，麻姑降于蔡经家做客，蔡经惊艳。麻姑天生丽质，看上去只有十八九岁，掷米成珠。麻姑自言：曾经三次见过沧海变桑田，此次，又见蓬莱之水浅于旧时，或许第四次沧海变桑田的时间就要来了。可见她的年龄已有亿万岁之多。

唐时，大书法家颜真卿曾为麻姑传记立碑。北宋政和六年，徽宗下诏，赐封麻姑为“虚缈真人”，并立碑。自此，麻姑备受当地人崇拜，并将她作为长寿、健美、聪明、正直、纯洁的象征。

金大定年间，碧霞元君即泰山之神东岳大地的女儿岳姑，东游昆崙山时发现此处仙气萦绕，是修炼胜地，故而从泰山迁入昆崙山。继而修筑岳姑大殿，使昆崙山的仙气得以光大。

可与岳姑殿媲美的，有烟霞洞，听名字就十分浪漫。其位于昆崙山西北隅，僻静清幽，背山傍水，藏风聚气，历来成为道人居士潜心修炼、讲道阐玄之处。其由一突兀的岩石自然造化而成，洞室呈椭圆形，深七米，高三米，洞内供奉着“七真人”的雕像，周边或明或暗，宛若烟霞缥缈。

无独有偶。山上不仅有个烟霞洞，还有一座神清观。若说烟霞洞居自然之上，那么神清观可谓出人文之左。其由主殿、财神殿、慈航殿、钟鼓楼组成。主殿分三个殿，中殿为三清殿，供奉道教最高神位元始天尊、灵宝天尊、道德天尊；右殿为五祖殿，供奉全真北五祖王玄甫、汉钟离、吕洞宾、刘海蟾、王重阳；左殿为七真殿，供奉全真七子。

无染寺，顾名思义，于深山中不沾红尘，不染杂念。物神两清，自然和人文同妙，不坠青云，更不落红尘。其是盛极一时的胶东古刹，始

建于东汉桓帝永康年间。唐代的《无染寺碑》记载：“松蔓森邃，崖谷幽奇，大川激沧海之浪，极顶峭虚危之宿，堂房四匝间松挂，张凤翅以翰翔；殿宇一基架梁椽，砌龙鳞而偃蹇。”这里松柏苍翠，峰峦叠嶂，怪石嶙峋，沟谷幽长；这里溪水、瀑布、清泉，一碧盈盈，清波荡漾。

还有充满仙文化传说的水流湍激、一泻千里的九龙池，犹如一条银龙，奇险妙绝，抗坠激昂，飞落直下。清代诗人赵子轅《龙池放歌》写道：“狂性难驯吼且奔，玉匣壁破飞流泻……一鳞张爪厉相搏，怒流沸涌如鱿穴。”如果你身临其下，也会吟咏出不朽的辞赋。

昆崙山到处都是仙迹。曾几何时，枪声，打破了仙界的宁静，其成为胶东革命的摇篮。1930年，这里曾是游击战争的重要战场。冯德英写的“三花”：《苦菜花》《迎春花》和《山菊花》，描写的就是胶东人民在昆崙山一带的斗争生活。在那些浩瀚的历史画卷中，笔笔可见胶东人民的英勇。

在山腰间，有一条环峰路，十分的幽静。沿路的风光，春夏秋冬各有风采：

芽萌红绿兼蓝青
神仙国里看苍生
莺啼草长烟雨濛
天籁天街犹仙境
秋风落叶沙沙声
正是仙人驭风行
天公闻道仙人归
又撒圣洁到街庭

春天的鸟语花香，夏天的离离仙草，秋天的斑斓树叶，让人感觉都如初见。冬天，就有另一番景象了：皑皑的白雪，覆盖着山的每一个角落，是真正的仙境了。

攀上泰礴峰绝顶俯而观之：苍茫如海，峰峰虎狼现。始观壮阔心起波澜，方知为何处处神仙。藏风雨纳万物，镇静若然。日出月明，叶落花眠，皆在泰礴岩边。

四季分明的昆崙山，你无论何时造访，它都不会辜负你，会送你一幅自然而真实的、充满人文色彩的画卷。

清风蝉韵

姜德照

时光葳蕤，半夏已过，一场又一场急雨没有带走酷暑，耳畔日渐浓密的蝉声依旧不绝如缕。突然发现，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地上已经开始有三三两两落蝉，难道蝉的生命这么快就陨落了？

读宋代傅察的《次韵淳官直宿早秋四首》，读到那句“蝉韵啾啾来远木，槐云袅袅弄清风”，清风蝉韵的情景浮现眼前：从远处苍翠的树林中，宁静的槐树与天上云彩的倒影并在一起，一阵阵高低错落的蝉声随着习习清风悠扬地传来……蝉声与半夏景色融合在一起，给人一种清幽淡雅的美感。

贾岛的《早蝉》给人的感觉就大不一样了，“早蝉孤抱芳槐叶，噪向残阳度秋”写的是槐叶上那独自鸣唱的早蝉。把蝉鸣与初秋即将西下的残阳结合在一起，岁月与生命将逝的那种无奈感如在眼前。

同样的情境，因为诗人不同的心境，写出了不同的感觉：一种激昂向上，一种消沉无奈。

同样是写蝉，读白居易《宴散》中那句“残暑蝉催尽，新秋雁戴来”，仿佛看到，肆虐了一个夏天的酷热在渐行渐远的蝉鸣中逐渐远去，又一个秋天伴随着南飞的大雁姗姗而来，让人油然而生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的感慨。

一只只小小的蝉，在泥土中沉寂数载，一朝爬出来，涅槃脱壳，成为歌唱夏天的生命精灵。它在最酷热的季节诞生，秋高气爽的季节，又一个个收起翅膀，敛住歌喉，像枯叶一样陨落地面，随风而逝。它悄悄地来，在喧闹中用歌声消磨尽生命的能量，再悄悄地离开，充满悲情，这是怎样的生命境界？

想起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考琳·麦卡洛写的《荆棘鸟》，书的引子这样写道：传说有一种鸟，它毕生只歌唱一次，但歌声比世界上任何生灵的歌声都悦耳动听。它一旦离巢去找荆棘树，就一定要找到才肯罢休，它把自己钉在最长最尖的刺上，在荆棘树枝间婉转啼鸣。它超越了垂死的巨痛，歌声胜过百灵和夜莺。一次绝唱，竟以生命为代价。然而，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聆听，就连天国里的上帝也开颜欢笑。只有忍受极大的痛苦，才能达到尽善的境界……

荆棘鸟用尽毕生的力量唱出生命的绝唱，在生命最绚烂的时候美丽地死去，与蝉是何等相似？《周易》云：“天下同归而殊途，一致而百虑，天下何思何虑？”既然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着对美好事物或理念的渴求，有生之年，为什么不能像蝉或荆棘鸟一样，即便有再多的痛苦也要勇于追求，尽情放歌，绽放生命？

读了那么多写蝉的诗文，我还是喜欢辛弃疾的《西江月·夜行黄沙道中》的那句“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半夜鸣蝉”，清风、明月、鸣蝉，一只鹊惊起的画面，勾画出大隐于野回归田野的恬淡，我仿佛也被夜半鸣蝉鲜活地点化了，袅袅升华而去。

小巷

范雪琳

蓬莱区东关古街到登州路之间，有一条小巷。小巷有个普通的名字，市场北街。

小巷北侧一众社区星罗棋布。这些小区大多老旧，人口稠密，建筑年代久远，但邻里关系融洽。南侧是胶东旧居，石板路、虎皮墙，拉着风匣的火灶台，居住着不少三代同堂的大家庭。日渐增多的商铺一字排开，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商圈，车来人往、熙熙攘攘。

印象中，这条小巷总是人流不断。每天早上天蒙蒙亮，就有许多大爷大妈，将自家吃不完的蔬菜水果搬到小巷的路边，摆摊叫卖。有时候，周末来了兴致，我起个大早，会到小巷赶个早市。大爷大妈的蔬菜新鲜水灵，有些还带着晶莹的露珠儿，水果不打药、无公害、口感好。低声询问价格，老人会热情地拿起自己摊位上的白杏、樱桃、苹果等应季水果，用掌心使劲擦一擦，含着笑意递给你品尝。

小巷热热闹闹，这样的人气大抵是这些热情淳朴的大爷大妈带来的。几年间，周围的熟食店、烘焙坊、母婴店、美容美发和便利超市相继开业，小巷子的烟火气更足了。再后来，小巷中段岔路与蓬莱最大的晚市登州市场（东市场）连通，便成了周边最热闹的一处。

进城的庄户人可能说不清哪个小区的位置，但提到“东市场旁边的小市场”，都知道是这个地方。

早市上的新鲜瓜果备受周边老街坊推崇。傍晚时分，路边商贩售卖的小吃和甜点则是年轻人的最爱。每天下午3点一过，商贩陆续出动，开始在小巷做准备工作。有时时间尚早，就坐在树下闲谈侃侃，抑或是三五人凑在一起打打扑克，还有的索性听着歌择菜、扒玉米皮儿。

等到上班族下班，小巷迎来一天的高光时刻。

如同一场计划好的奔赴，前一刻还安安静静的小巷转眼间换了模样，叫卖声、吵闹声、汽车鸣笛声充斥其间。

顾客接连不断，商贩们也奉陪到底。即便在寒冷的冬天，小巷的喧闹也要持续到天色至暗。到了夏天，小市场散场还要再晚上几个小时。

附近的居民与市场的商户大都熟络，吃过晚饭遛弯时，彼此也要打个招呼，一句家常的客套，让小巷又多上几分人情味。

平素工作忙碌，即便距离不远，也难得有时间在小巷停留，偶尔将闹钟拨快，早起半个小时，或在不用加班的晚上，专门在小巷里走上一阵，来一碗醋汁调得恰到好处筋道的牛筋面，搭配点甘甜软糯的紫皮无花果……工作中的疲惫一扫而光，味蕾也得到极大的满足，让你觉得人间值得。

三餐四季，市井长巷，守着流年，一半烟火一半诗意，也许神仙生活也就这样吧！

本版稿件由《胶东文学》特约刊登

胶東文学

创刊于1982年 2021年再次全国公开发行
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
CN37-1530/J
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
ISSN1002-3623● 编辑部电话：
0535-6821982● 发行电话：
0535-6821983● 本地投稿邮箱：
jdwxbd@126.com

邮局订阅二维码



胶东文学微信公众号